

龙大第一悬案：木人桩失窃大案*

大气的麦片（龙大 BBS 匿名网友）

2020-11-24

一年一度的资产排查如约而来。打开五连射的基地大门，代表 ASO 负责盘点资产的供应商代表和学生助理感到了久违的熟悉感——就像你在衣柜深处捡到了一条驯服了两年的内裤，穿上它，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似乎大口呼吸故乡的泥土气息。

凌乱摆放的海报宣传页，洒落一地的 7.62x39mm 中间威力弹和乌齐冲锋枪配件，生锈了的马家浑元血滴子，社团元老小马哥那件十几个单孔的带血风衣……自从 2013 年五连射宣战健身社之后，两个社团的储物室便永远的一地狼藉。

不过，学生助理和供应商负责人不会在意小马哥和史泰龙的那场旷世决斗，也不介意了解健身社两百斤英国交换生折不动马煲锅一个鞭的传奇。他们的

*Click to View:<http://web.archive.org/web/20210308100239/https://www.lgulife.com/bbs/post/2441/>

工作就像徐校长的字体、思廷的煲仔饭、宿舍的垃圾登记处一样无聊而机械——捡起来物品——查找资产清单——确认资产现状——挂失、维修。

“再做这项工作我就辞职了。”ASO 学生助理，张子强同学如是说。此前负责这项工作的学助叶继欢、季炳雄都郁郁而终。

ASO 老师说，我们会提高学助的待遇。于是用 25 元/h 的时薪说服了张子强。

附注：

ASO，是龙大最重要的官方机构之一，是联系校方与学生最重要的桥梁、纽带、创举、中心。

至于为什么不叫“学生中心”而叫做一个英文缩写，其实不难理解，国际化。这个理由造成了龙大一切可以用三字节以内的汉字说明白的食物都变成了一串抽象字符。比如 ASO，生命健康学院教授称之为“动脉硬化性闭塞症”，而广大学生以其连读的发

音称之为“asshole”

五连射的射长马煲锅热情地招呼张子强和供应商代表查看设备。他举起墙上那把霰弹枪，熟练地装弹、拉动泵动，打出了闪电五连鞭。

张子强面无表情地在资产登记表上“Remington 870 shotgun”上打了勾，“维护良好”。

马煲锅射长走到张子强身旁，客客气气地表示，希望他能代自己向 ASO 美言几句，为五连射采购几个木人桩。“传统武术是讲究接化发的……连木人桩这样最基本的练习工具都没有，这好吗……”

张子强不为所动，任马煲锅各种旁敲侧击。“停停，点到为止吧马射长。我只是一个一小时领 25 块钱的助理，这种需要资金的大项目您还是找徐校长谈比较妥帖……噢，还有，这资产清单上不是有两个木人桩吗？还是几个月前刚刚采购的诶。”

“啊？发生了肾莫事？”马煲锅看着张子强递过来的列表，傻了眼，“我们根本没见过也没用过肾莫木人桩啊。”

供应商的工作人员指着角落的两个粘满灰尘的纸箱，“那两个应该是了。我们去年冬天来送货，就是用那个箱子装的。”

“哈，我大意了啊。”马煲锅脸涨得像个红苹果。这些年他只顾着一个人在外面开疆拓土烧杀抢掠，却忘记了社团才是他永远的港湾。这么重要的大件送上门，他居然都忘了拆封，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张子强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撕开了其中一个纸箱的密封胶布。纸箱是一个长方体，和一个成年男性等高等宽。他把手伸了进去，想抓住木人桩的一端，以便从纸箱中抬起。但最先碰到他的手的，是一张纸。

张子强拾起那张纸，递给马煲锅，“应该是保养说明之类的吧？您拿去学习一个。ASO 对贵社的

资产维护现状很不满意。说过多少次，砍过人的刀一定要把血擦掉……”

马煲锅看着那张纸陷入沉默。张子强潜意识的脑海里飘过一缕不对劲的有色气体。按照马煲锅一贯的碎碎念性格，他不应该这样浪费阅读说明书时间，而不统筹兼顾地一边狡辩他砍人向来点到为止，只有搞窝里斗的时候才会偶尔见血。不过，刚刚那张说明书的纸质也有一点不对劲——像是日常办公的 A4 纸。按理说，这种大件耐用品的说明书应该极尽奢华低调才对——应该像人们坐在马桶上研读的清扬洗发水瓶背说明书，包罗万象、解释翔实，让人每读一遍都有新收获，下次再用它洗头发时好像就能多了有机非离子的抗阻活化功效。

不过想到晚上 11:59 的三个 DDL，张子强还是选择了缄默，再一次把手放进了纸箱。

又是一张纸。

“还有一张。”张子强把它粗暴地递给了马煲

锅。马煲锅抬抬头看了一眼，接过来，像菜市场上鱼摊破布上的鲫鱼半张着嘴巴，好像随时会发出空巴空巴的叫声。

“说句话？傻了…”张子强说出后半句话就有点后悔，毕竟只要马煲锅愿意，他可以用十种口径的子弹轮番射爆自己的菊花——就像一年前五连射健身社白热化斗争时期他的标准化操作。但想到马煲锅有求于自己，他强迫让自己掩饰住后悔的恐慌神情。于是他用继续翻找纸箱的动作掩饰这一惴惴不安的境地

张子强心头一紧。他扭头对供应商人员说，“你们公司就不能把说明书保修卡什么的装订一下吗？哪来的这么多纸片？”

供应商人员们却饶有兴致地把头凑到马煲锅射长那边。张子强看了看自己手里那张纸，他的表情从震怒，滑动解锁成了错愕，落差，蒙昧，梦幻……

他连忙把纸箱放倒在地——此时他发觉纸箱虽

然沉甸甸的，但明显不是那种里面装了一大块重物的感觉，而是犹如一堆散沙——无数组成重量的物体碰撞在纸箱的内壁上。他下意识把纸箱开口的一端倒向地面。

哗啦啦。A4 纸张像周润发手里的扑克牌一样一张叠一张地滑落在地上。

ASO 行政长官交叉手掌托住下巴，作出严肃分析、大胆猜测状，听坐在对面的张子强陈述案情。

“林郑老师，事情大概是这样……”

“同学你的名字是？”

“张子强。”

“你找我是来补办坐火车用的学生证的吗？那个你找董先生就可以了。”

“我是学助。”

“你是 ASO 学助?”

“对的。”

“你是负责清点社团资产的学助?”

“Yep.”

“发生肾么事了?”

“林郑老师，事情大概是这样，一桩失窃案……”

ASO 行政长官交叉手掌托住下巴，作出严肃分析、大胆猜测状，听坐在对面的张子强陈述案情。

“我们猜测，作案者为了掩饰窃取五连射木人桩的罪行，决定用作业纸塞满纸箱、还原密封胶布的来掩人耳目。或许，他和马煲锅等人很熟，了解他们

疏于社团管理的品种习性。正是作案者有着极为详尽的情报，他才敢做出这样激进大胆的事情，还是得罪马煲锅的事情。”

ASO 行政长官交叉手掌托住下巴，作出严肃分析、大胆猜测状，听坐在对面的张子强陈述案情。

“我们认为，作案者极有可能是健身社的骨干，所以应该排查他们社团的资产，审讯他们的管理层。因为健身社和五连射的战争仍未平息，两家冤仇极深。而搬动两具木人桩所需的体力也非一般人所为……他们这样做，一来，可以使五连射疏于训练，缺少装备。虽然五连射主要依靠柯尔特、雷鸣登、北方工业三家的枪械来达到‘融会中国与西方’，但为了‘结合传统与现代’，他们还是需要练习咏春拳来应付迎新晚会的。”

ASO 行政长官交叉手掌托住下巴，作出严肃分析、大胆猜测状，听坐在对面的张子强陈述案情。

“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栽赃马煲锅私吞资产，

就算不至于这等罪名，也是管理不善、造成遗失，无论如何对五连射都是一桩麻烦事。”

ASO 行政长官左手掌托住下巴，右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林郑老师，作案者真够狡猾的，他塞进纸箱里的作业纸血统不纯、来源复杂，有 Barick Chung、Kenny Yang、Tom Luo、Wei Xiong 四家的作业，作业署名、学号涵盖了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海本生，他应该是故意而为，让我们不好调查是谁收集走了这么多作业……嗯？”ASO 行政长官摆摆手，示意听她讲话

“同学，”ASO 行政长官交叉手掌托住下巴，作出严肃分析、大胆猜测状，“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那个想参加两次高桌的海本生吗？找梁老师就可以了。”

“你是我们 ASO 学助?”

“对。”

“你是我们 ASO 负责清点社团资产的学助?”

“……”张子强感觉到最后一口气快要断掉了，他使出大骂 nml

“木人桩盗窃案。”

“盗窃??”ASO 长官大吃一惊，直接拨打了 110。

张子强通知五连射大当家马煲锅、二当家徐小春，速速来 ASO 接受调查。马煲锅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说不要妨碍老子接单，这事就和老子没点儿关系

自从申请新木人桩无果而旧木人桩被盗，马煲锅就返璞归真，变得不讲武德了起来。不过 ASO 派出了 SDU、GIGN、GSG9、FBIHRT 等各种英文缩写后，马煲锅就被枪顶着脑袋逼进了 AS O 办公室。

“不是吧林郑 sir，这事同我有咩关系的啦。”马煲锅指着旁边的徐小春，“你们可以问他，我平时在外面打打杀杀，储物室钥匙都不在我这儿。要问问小春就是。”

小春似乎早就预料到射长的传球，他镇定地说：“作案凶手是谁，我和射长都没法自证清白，虽说我相信射长的人格和习性，也问心无愧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如 ASO 先调监控看看吧，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ASO 行政长官交叉手掌托住下巴，作出严肃分析、大胆猜测状，很有礼貌地听小春说完最后一句话，然后一个问题就让他们俩从狡辩变得一言不发，

“你们来这干什么？”

簇拥着马、徐二人的飞虎队队员给了张子强勇气，他一脚踢在两个人的屁股上，“靠，跟我去隔壁屋！”

“让马射长先离开吧，审讯什么的我配合。”徐小春一如既往地平静，主动站起来走到张子强身旁，“射长业务还很多。刚刚有一个叫甜孩的客户下单，让我们扬了 LGU LOVE 上几个约炮的恶臭蝨蛹。”

“小伙子，把我留这儿花死劲儿审讯没用，不好使。”马煲锅得意地笑笑，“我马某一介武夫虽然粗鄙但是定然不会干私吞资产的肮脏事。我是自食其力的无产者，我手刀劈别人的脑干，芝加哥打字机每年的情人节必瞄准 P 栋沙发上的狗男女，我喜欢汉堡王所以我喜欢火烤，我只身截击过 3 号岗亭、包围过校长官邸，抓捕黄之疯是我提供的情报，我赚的每一笔前都是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你们几位，摆满零食的

办公室里开开心心自由自在的几位，”说着马煲锅阴险地扫视着 ASO 的行政长官、行政副长官、行政主管、行政总裁、行政丞相、行政御史大夫、行政右庶长、行政司寇——这些人正在起草拨打 110 联系打晕城派出所时措辞的草稿，“永远不会知道，在这个学校的学生，每天是怎样面对着 aso 一样的魔幻现实的强奸和轮奸。”

说完他走出办公室，在 ASO 走廊的花盆里摸出两把预先藏好的贝雷塔 M9 手枪，杀了出去。

张子强懊恼不已。马煲锅的癫狂自然由 ASO 部署的各英文缩写去对付，但徐小春的镇静自若，像是眼下这部小说的作者，对一切都那样洞若观火。其实说到底，这件事确实从他也得不到什么信息。“我问心无愧。调监控不好吗？浪费时间。”徐小春冷静的语气、无懈可击的逻辑以及目前最靠谱的调查方法，让张子强无话可说。

“我无话可说。”张子强对徐小春说。

“那你刚刚为什么还要说你‘无话可说’？”徐小春质问。

“因为这样可以让你知道我无话可说。”

“作为审讯的主动一方，为什么需要我知道呢？”

“不太好解释。”张子强挠挠头皮。

“翻译翻译。”张子强感觉到主动方似乎成了徐小春。

“就是我说不清楚。”

“不是，我让你翻译翻译怎么就不好解释了。

“你靠近点……因为这样我就能多耗一会儿了。审讯你们是计入工时的。25块钱一小时诶。”

“哦。理解理解，人之常情。不会在ASO岗

位上磨洋工的学助当不了 CPDO 的义工。不过，既然是磨洋工，不如更有意义一点。哥们，你再怎么审我我就那三句话。你不如去问问龙大的包打听。”

“谁？”

“爱喝酒的石榴。我刚刚忘了说，这人也是甜孩委派马射长刺杀的对象。听说是齐悦文学社的批评家，一写小说的，把基亚斯丁·阿布·里法特·欧玛尔·本·伊卜拉欣·海亚姆·尼沙布里诗社的诗人们得罪了。”

“我听说过这哥们。去哪找他？”

“图书馆四楼，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文学。他一年四季都住那儿。快去吧，他估计快要死了。”

“你就是‘爱喝酒的石榴’？”

“是的。”说着他掏出一把 Vector 冲锋枪顶住张子强的脖子，“手举起来。谁是你的东家？”

“林郑…”

他立刻松手，短剑冲锋枪掉落在图书馆的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鸣叫，“好吧…为了齐悦文学社的社费，我饶了你这回…看来你找我是出于正事儿吧？想批评哪家？椰皇代购新到一批花生糍粑。”

“我想问下关于五连射木人桩失窃的案件。”

“哦，”爱喝酒的石榴交叉手掌托住下巴，作出严肃分析状，“听你说你是林郑长官的人，我就知道是关于这件事的。这么说吧，这件事，前因后果我都知道。而且事情的主谋我认识，他和我还亲密交谈过关于拉美文学和资产盗窃的一切。”

“他是谁？”张子强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看着对方扁不拉几的样子他猜到了一连串的卖关子。

“哥们，我不是卖关子。我接下来说的话，不是出于偏袒谁，也不是想让你干着急好赚一笔信息费

“您慢慢讲。”

“我问你，你知道乐队房吧？”

“我知道。我是文艺青年。我喜欢盘尼西林、宋冬野、华晨宇。我会弹 C 大调所有和弦。”

“你知道吉他音箱吧？很贵的那种。”

“我知道。我是文艺青年，嬉皮士，理想主义者，绕哨肉爱好者。关机前音量开到最大。我玩坏过两台 marshall 三个 fender 四台 rol and。”

“……你牛逼。你比马牛逼都牛逼。不过有一说一啊老兄，有人比你更牛逼。”

“林郑。”

“什么鬼啊我靠，林郑长官那种俗人怎么会弹吉他玩摇滚玩民谣？”

“……你连这样基本的隐喻都不懂吗。我是说 ASO 的那帮人。”

“他们也不玩乐器啊。”

“对，他们不玩，但他们破坏力比你牛逼你知道吗。”

张子强陷入了沉思，强烈的自责感、人外有人的自卑感淹没了他幼小稚嫩的心灵。是什么让他做的还不够，不足以被 ASO 这一群非文艺青年击败？是他忘了开启失真通道再关机吗？是他没有对着音箱点燃一支兰州吗？是他不关音量直接拔吉他线的频率没达到一分钟五十次吗？他思索，他考究，他定量分析……

爱喝酒的石榴的声音惊醒了他。“因为你是一台一台地摧毁，而他们一摧毁就是一个乐队房。这叫

规模化经营。大工场生产必然击败家庭手工作坊。”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先生继续指教。”

“……还点的不够明白？”

“是啊。”

“我问你答可以吗？”

“好。不过你尽量极简主义一点，因为你快死了。”

“哦？你说我快要死了？”

“对。有杀手。”

“是那个甜孩请的吧？我还不知道她。不过我何惧？”爱喝酒的石榴站起身伸个懒腰，一只手举起Vector冲锋枪，目光扫视着每一个部件，“多么完美的艺术品。我敢说这把‘短剑’比她甜孩的任

何一首诗都更像甜甜的恋爱。不过，你还是告诉我她这回请的谁吧。上次健身社的杀手已经永久性 gap

“马煲锅。”

爱喝酒的石榴一下子瘫软在桌椅上，像一坨 O 便啪地，很快啊，掉落在马桶正中，半晌，他闭上眼，“好吧，当我行一回善事，尽快开导开导你。时间的确不多了。”

“节哀。凡事要往好的一面想嘛。你想想，这样你就不用考 final 了…”

幸福的笑容一下子绽放在爱喝酒的石榴的脸上，他一下子笑得就像一朵菊花了。“好！说得太好了！那我们就进入问答环节吧！我问你，乐队房那堆前仆后继等着被你丫狠操的设备，谁买的？”

“ASO 啊。”

“谁挑选、联络的供应商?”

“谁大把大把地花学校的钱?”

“吉他、贝斯、钢琴、架子鼓、音箱需要除湿吗?”

“需要啊。”

“有人做除湿工作吗?”

“没有啊。”

“设备不论谁用，都有可能坏掉对吧?”

“就是啊。”

“有人负责检修吗?”

“购买的设备越来越多，不整理肯定会很杂乱、丢失很多东西对吧？”

“刚刚说的这些问题，是谁来负责比较好呢？”

“我啊。”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理解你弄坏过鼓吉他贝斯音箱，你偷过别人的拨片，你喜欢在待在里面喝酒抽烟烫头纹身。我的意思是，谁应该负责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

“他们有做过吗？”

“做过毛线啊。”

“是不是管杀不管埋？”

“你这样的傻逼在乐队房自习室研讨室钢琴房茶道室横行霸道，是谁创造的客观条件？”

“明白了吧？”

张子强在这一天明白了“尽管对一个人来说，感激或者任何一种什么情绪是一种持续在每时每刻的状态，但体察这种状态并让别人知道是需要些许的时间或者说是延迟的（这或许可以论证人的主观心情和客观表现上的不同步性）”这个深刻道理。他明明在当时醍醐灌顶、对爱喝酒的石榴充满感激与膜拜，却没能及时表达出这种状态，以至于爱喝酒的石榴，这个万千龙大文青中的一员，至死脸上都没能显示出这一群体特有的把人批判一番后沾沾自喜的神态。

一声巨响之后，白色的脑浆蒙住了张子强的双眼也蒙住了天。一发.45口径子弹穿透了爱喝酒的石榴脑门处的上皮细胞，随后和他历久弥坚的颅骨厮磨、同他冥顽不化的脑组织热吻，最后穿透了他不毛

之地般的后脑勺。

马煲锅的手机响声打破了枪声后的宁静，“支付宝到账，……”

一个女子从他背后走近，“马家功夫，名不虚传，没有套路！马师傅，干得漂亮……”然后就被马煲锅的 USP 手枪顶住了额头。

“齐悦文学社的人告诉我，你们基亚斯丁·涤纶·莫里森·伊卜拉欣·科恩……不好意思我实在记不住你们诗社名字了。”

“基亚斯丁·阿布·里法特·欧玛尔·本·伊卜拉欣·海亚姆·尼沙布里诗社。”

“好。齐悦文学社的人告诉我，你们基亚斯丁·阿布·里法特·欧姆……他妈的，你们这鬼诗社的创作理念他们不认可……那这么多麻烦事！”

而张子强沉浸在爱喝酒的石榴给他的启示中，不能自拔，枪声对他来说还不如上园工地的施工声音

来的强烈。

“但是，他说这些和纸箱失窃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谜题对张子强来说就更为浪漫了。仿佛自己将用一生的时间追查这桩悬案，然后事到最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真相都隐藏在爱喝酒的石榴那荒诞不经的诡辩之中。

我来分析一下其中的逻辑吧。首先，爱喝酒的石榴说了，他认识凶手，知道作案全过程，还经常讨论文学艺术和盗窃技术——这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龙大的伯牙和钟子期、管仲和鲍叔牙了。所以我可以得出他所说内容的动机——帮好朋友，也就是凶手，开脱罪名，或者减轻罪责。

之后，他那精深博大的推理，导向了一个最终结果——一切的一切，人类一切的战争、贪婪、罪恶、不幸，来自于 ASO 的不作为。正是 ASO 的种种有意无意的疏忽，导致了坏人如我（当然这一论断我需要批判继承、辩证考虑）的俯拾皆是，塞满了龙大

的每一间厕所、每一个自习室、每一个校巴座位。

由此来看，他是想告诉我，ASO 的恶导致了凶手的恶，而凶手的恶与之对比就是九牛之一毛，甚至是正义之举？

诶，把这一结论推及过程，难道他想说的是——凶手偷走木人桩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保养木人桩？

这样的话，继续推，谁会那么注重用好维护好木人桩呢？只有五连射的人吧。

答案在张子强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第三天，打晕城派出所的弓庵干警们迅速出警，带走了犯人。

第二天，张子强前往五连射的练功房。练功房外的打靶场站满了手持长短枪械的功夫爱好者。推开练功房的房门，里面显得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男子在殴打着两台木人桩。

“你怎么进来了？”对方的声音一如以往那样镇静地令人战栗，而且他依然打着木人桩。不过，今天的张子强已经看透了悲欢和因果，他也格外地镇静了。

“没事。送你服刑而已。”

“哦。哈哈。该来的总会来的。其实我很好奇，你应该被那位仁兄告知真相之后，就立刻与他一起被马煲锅打碎脑壳的。”

“你算错一步，准确说，两步。”

挥向木人桩的拳头停了下来。

“第一，爱喝酒的石榴还没说出完整的真相就已经被打死了。我是直到刚刚来这边，看到只有你，这么如痴如醉地练习不知道哪里搞来的两台木人桩，才最终确认我的猜测。第二，很遗憾不知道是你的授意还是马煲锅看我不爽，居然想把我也杀掉。他太高估自己的实力了，昨天他想像 the bad 一样帮

两个社团做事、顺带杀掉甜孩，但甜孩怕马煲锅招供她的指使，很快啊，闪过子弹，然后一个左刺拳、一个右鞭腿就把他脊柱打骨折了。”

“……甜孩有这般功夫，何必请马煲锅刺杀别人呢？”

“你还是对别人了解的不够深啊。多读读她的诗吧。这叫‘诗人的刺客代表诗人去死’，诗人在追求自我毁灭，抱着这样自我仇恨、自我毁灭的欲望先毁掉石榴，再毁掉马煲锅，再毁掉她自己。不过说实话，我不太知道她如何自毁，因为大家肯定都认为马煲锅是被石榴打死的。”

“好吧。我无话可说。但是，今天我想好好地打一打木人桩，明天临行前我会好好给它做个护理。尽管我确信，五连射不是武联社，大家都在追求用雷鸣登、贝雷塔、赫克勒科赫打爆他们想打爆的狗头，或许我走后直到刑满释放也不会有另一个人来打它——一切的一切，就像龙大学生的浮躁、虚伪、顾影自怜一样，就像矩矱部的音乐会永远像一场大型 KTV

一样，就像龙大的合唱团没人愿意读懂切分音学会专业唱法一样，固定倔强地像龙大马桶里的屎硬生生地堵住管道，似乎可见的未来里永远不会改变。ASO 也好，SOS 也好，最重视学生的学校的钦差大臣们依然会日复一日睡他们的大觉。你这个可怜的助理呀，为了凑工时绞的脑汁比学微积分还多，到头来只为一个写不到简历里面去的可笑经历。本该对你负责对其他可怜虫负责的主管、处长、什么长、丞相、首辅、仆射、洗马们，每次只知道正襟危坐喝着免费的瓶装水，什么申请、提议、报告，他们只会回你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哈哈。所以，你猜，我被送进牢房之后，龙大这个成立不到五千年的年轻高校，会容得下我这只苍蝇、这个盗窃犯吗？连每一年招生都要小心翼翼地穿所谓的‘超短裙’哩。记得那什么‘纸箱运人’‘逸夫水房’‘官二代课上打人’吗？哈哈你们在网上可以笑话大葱大学的学伴，嘲讽五道口技校的学姐，阴阳怪气地骂湛江大学强奸不犯法，你们能找到龙大的黑点么？我会被龙大永久性地消除档案，就当我没来过，就当木人桩一直老老实实在练功房。等我出了狱，龙大也不会再要我咯。我至多叛个两三年吧？你们却要读完四年哈哈，这样看，你们

服刑比我就得多呢！”

说完，他继续打起了木人桩。

后记：

甜孩早已确定了她自我毁灭的结局。在走近马煲锅之前，为了留下自己参与策划这场混战的证据，她用支付宝给马煲锅转了剩下的全部积蓄。然而也巧，支付宝到账的提示音让马煲锅一个激灵，大意了，没有去杀一旁的张子强，反而提醒了自己要杀原先的雇主。

校方得知打晕城派出所有多名干警毕业于南方客机学院后，立刻取消追究徐小春的责任，对警方称“系误会一场”。所以警方仅带走了甜孩（活体）和爱喝酒的石榴、马煲锅（尸体）。

一个月后，LGULOVE 上有人发帖询问全校海拔最高位置为何处。不久后人们在回笼楼下某处发现徐小春的尸体。为此，发帖回答海拔问题的用户

全部被警方调查。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两件事——校方取消了各类晚会中的咏春木人桩表演；ASO 荣获大湾区优秀学生服务机构的称号。

（完）

免责声明：

纯属深夜无聊码字之作

以下名词：龙大 ASO 马煲锅五连射矩矱部甜孩爱喝酒的石榴打晕城派出所 LGULOVE 某诗社某文学社等很多我未列举的，均不影射任何现实，不指代任何现实中实体，纯属玩梗、方便记忆

文中凶杀情节不代表作者具有暴力倾向、杀人动机、自杀倾向

感谢不过您真要对号入座那就如您所愿吧

其实我写这篇屑文，没有任何事先构思，半夜想起来一个桥段就开始写了，想到哪写到哪。。

如果说一开始的动机，其实倒并不是 yygq 文中提到的任何一方，而是出自我校刚刚发生的一起鲜有人知的盗窃案——这个事情还没被最终处理，我估计会争议非常大。案件的很多细节都在文章有提及，权当是为日后关于现实中案件的大讨论做一下舆论铺垫吧。。

关于这个盗窃案及其前因后果，我会在合适的时机另开一贴补充，也便于大家 get 到多数的点